上春节热搜

李云娥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除夕守岁和新春拜年是最有烟火气息的年味。

“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娘”是家乡的习俗。每到正月初一,孩子们一大早穿着新衣服挨家挨户去村子里拜年。

当我们一窝人涌进满爹爹家的木板房时,他欢喜地招呼大家坐在八仙桌边喝糖茶,然后从房里端出一筲箕油炸红薯片出来,顿时一股甜香在屋里弥漫开来,有几个人不由自主地吞咽着口水。我静静地躲在门角落里看着,我知道爸爸和满爹爹因为农田放水吵过架,硬着头皮随大伙去拜年的。他每人发一把橙黄橙黄的红薯片,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嘴里送,只听到一片嘣嘣脆脆的声音。满爹爹特意走到我面前塞给我一个红包:“你咯妹子书读得好,长大了有出息。”拜完年出来,就我一个人的小手掌里躺着一个小小的两角钱的红包,两角钱是折起来的,中间包着一条两指宽的红纸,两头露出两角钱的绿边边。我兴奋得心怦怦乱跳,紧紧地攥着,生怕它飞走了,拿着钱兴冲冲地跑回家向妈妈报喜。

妈妈接过两角钱,脸上并没有过多喜色,若有所思地说:“你满爹爹单身带大五个崽女不容易,他家不富有,都是从牙缝里省下来,他肯拿红包给你,看得出他有多喜欢你。你要记得别人的恩情,长大了买几瓶好酒孝敬满爹爹。”我得了红包的爆炸新闻风一样吹进大家的耳朵,伙伴们都往满爹爹家里挤,但她们只吃到了红薯片,谁也没有红包。“人啊,贫穷不要紧,但不能贪心,更不能丢志气,要体面地活着。”那是那年春节母亲说的话。

这种团拜结束后,就开始正式的走亲戚拜年。“娘亲舅大,爷亲叔大”,舅舅家是必须要去的。爸爸带着我,提着拜年礼物,无非是一块腊肉、几个猪血丸子、几包白砂糖、几个糍粑。然后冒着风雪,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跳街舞一样来到了舅舅家。

“溜溜滑滑,两块霸霸”(霸霸就是猪肉)这是戏说拜年的话。中午吃饭了,桌子上摆满了菜,吃饭前,先喝甜酒。我知道甜酒很甜,是因为放了糖精,一大锅甜酒只要放一两粒小小的糖精颗粒,酒就变得很甜。我曾经偷吃过妈妈刚酿的,有点甜,很醉人,把我醉得脸像红柿子,倒在酒缸边睡了一个下午。我一边喝甜酒一边在心里想:糖精是什么神奇的宝贝,能把酒变得这么甜,那它一定甜得不得了,我要想办法尝一尝。到了晚上,舅妈又煮甜酒时,我就偷偷跟在她后面,看到一小包糖精就放在米桶上,舅妈打开纸包,拿出两粒放进酒里。舅妈走后,我悄无声息地溜到米桶边,紧张又兴奋地打开纸包,把两粒细细的糖精颗粒放进口里。一股比中药还奇怪的味道迅速弥漫我的口腔,苦得我眼泪横流,连黄胆水都呕出来了。舅妈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事,急切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脸憋得通红,不好意思说,表哥表姐们也围过来,一个劲地问。爸爸走过来,啪啪两个耳光扫过来,“你哑巴啦!”挨了打,我边抽噎边说:“我吃了两粒糖精。”围拢来的人一下子哄堂大笑,舅妈端过一碗茶要我漱口,又好笑又心疼地说,“平时看着挺机灵的孩子,怎么干这种傻事,糖精怎么能随便吃,它比黄连还苦。”这次偷吃糖精的笑话再次让我上了春节的“热搜”。

岁月辗转成歌,时光流逝如花。如今容颜已老,往事仍像只蝴蝶从记忆里飞舞而出,轻舞在光阴深处,有烟火的味道。

繁华对故乡

李零

堵在高速上的归乡人,在归心似箭与寸步难行的苦苦等待中,伸一伸懒腰,挤出一丝难得的微笑。

家越来越近,幸福就会莫名其妙地反复涌现。能回家过年,是一种不愿翻页的幸福,掉进乡愁里拔不出来的魂牵梦绕,在如梦如幻中不愿醒来,任凭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喧闹。

留在长沙过年,则是一种躲过喧嚣的自我修行。静一静能让过去一年的纷繁复杂和悲欢离合,经过时光的过滤后沉淀精华,在人生漫长嘈杂的轨迹中,绕过无趣的庞杂,矫正行走的方向。在忙与闲之间,找准恰到好处;在悲与欢之间,掌握恰如其分。

在长沙买房,从此便有了两个家。一个是藏在故乡的老家,轻易不会示人,像钉子一样钉在简历表上的籍贯栏里,伴随一生;一个是选在城市的新家,在大庭广众之下经常被介绍的地方,贴上邮寄单被全国各地电商打印出来的地方。

有家就意味着风吹雨打的时候,你会想起一栋楼里的居民都和你一样,可以站在阳台,看冒雨疾驰而过的车辆,车轮溅起的水花还没有落下,车辆已经消失在雨雾中,那一定是急切赶回家的人。撑着伞行走雨中的人,抬头就能看见不远处渐渐靠近的家,孩子和家人已经先于自己到家了,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都不会耽误晚餐相聚的时光。看见远处雨雾里的路灯,会让人想起刚到长沙租房度日的时光,邻居家的菜香味天黑就会准时飘来,出租屋里的那盏灯,照得傍晚时光特别的长。

有了新房,就有了留下过年的规矩。在城市的一栋建筑里,迎来个人奋斗史中的转折点。它的出现,凝聚了无数的艰辛拼搏。在欢度快乐时光的时候,突然被请到办公室独自享受免费的加班盒饭。

房子,就是将许多美好瞬间揉碎后,一点一滴凝结起来的苦尽甘来。在新房子里,看着一砖一瓦、一窗一门慢慢地丰富起来,这是幸福的瓜熟蒂落。这种日积月累、慢慢升腾的舒畅,值得庆祝,为人生中积累的一次胜利而欢呼雀跃,它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你崭新的人生征程。即便没有鞭炮锣鼓的喧鸣,那些贴在门和窗上的福、囍等大字,已经为你写满了下一程的祝福,红得那么真切。

留下来过年,就有与回到故乡截然不同的体验。商场里有人声鼎沸的喜悦,谁去了都会被感染,带回满身的喜气。公园里游人少了许多,去爬山或者散步,听到的鸟叫声比人的说话声都多,是一份难得的恬静。留在长沙的这段日子,就是给司空见惯的生活换一种模式。新的体验,有时候会激发出潜藏在脑海里的灵光一现,像黑夜里跋涉时,突然看见远处一盏豆大的橘黄色的灯,让人感到温暖,有了辨识方向的自信。

在经历奋力拼搏后,总有几分不遂人愿的无奈。新到长沙,初入职场,还没有适应身份的转换甚至饮食的变化,就必须扛起比自己能量更大的压力和责任。这是一种挑战。在你渐渐靠近胜利和希望的时候,它会成为瞬间让人崩溃的冲击力。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经历有时候比结果更让人着迷,在柳暗花明之后,出现在眼前的困境都变成了一丝云烟,成为轻描淡写的一段过往。

一些店面装扮得热热闹闹,大红灯笼高高挂,门框两边满祝福。进门就有比故乡柴火更加热烈的暖意,出门都是新年愿望的殷切祝福。迎接人来人往的客人,刚投入的一大笔装修费、租金和员工工资,让店主在留与回之间做出权衡。年味浓厚,走街串巷、走马观花的市民越来越多,都需要在扫码支付中享受节日的畅快,这就是不回家过年的原因。店面敞开的大门,随时欢迎慕名而来的远方客人和不愿归去的长沙市民,在享受城市喧嚣、热闹和烟火味的时候,店主开始盘算更加繁华热闹的一年,坚定的自信在店主喜上眉梢中展露无疑。

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更多的劳动者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工厂的流水线上忙碌着不能回乡的产业工人,从年初就开始忙碌,梦想在输送带上依次传递,那是大量订单给予的获得感。走在大街上,环卫工人还在清扫着午夜里飘落的最后一片残叶,等到沿街铺面的灯光熄灭,才踩着寒瘦的身影回家。在祥和安定的背后,肩负职责的公职人员充当着平安的“守夜人”,看着这座城市在火辣劲爆的夜宵味里慢慢安详睡着,又被一碗碗汤香浓郁、热气腾腾的米粉唤醒,一段举重若轻的值班备勤轻轻放下。

夜色降临,湘江两岸的高楼幕墙上,姹紫嫣红的灯光,绽放着新春活力,繁华而浓重。浓墨重彩的新春祝福仿佛光影的大声喧哗,为新的一年鼓劲祈祷,为这个城市的劳动者比划出大红的爱心,送给留在长沙过年的市民火热的拥抱。

这份五光十色的繁华正对着远处故乡的热闹非凡,在张灯结彩的庆祝中,都是值得慢慢品尝的幸福。

万家灯火

大年初一游桃花岭

罗鹿鸣

夜空最后一株礼花
给过去一年打上璀璨的句号
新年的第一声呼唤
也是花炮一样的灿烂

阳光如浣洗过的新衣
摊在长沙的大街小巷晾晒
大地像一双新布鞋
我们不忍穿在脚上爬山

梅溪湖拖曳一条碧裙
风情万种的裙裾上
缀满了密密麻麻的高楼
层层叠叠的蜂巢里
不知藏有多少爱与恨

只是,桃花岭的桃花
还没有打开羞涩春心
桃花湖里的魅影
仿佛在酝酿一场桃花汛

隔火带在鞍部与山梁传送
有别于百货大厦的电梯
山上山下一个来回
金兔偷过的那一颗蟠桃
已经落入我们的欢喜里

除夕

邓剑昆

用步履打点行装
左脚年前,右脚年尾

旧事在白雪之下冬眠
欢颜悬挂成门檐
初春的手帕
时间在年轻的额前驻足
老去的只是微醺的流年
季节重返原始的一天
我开始一年中最早的翘盼

无法选择面对的方向
与你相握的掌心
触摸到自己最为敏感的神经
某个时分,烟花在天空次第开放
假寐的河流
流向今夜心底深处

除夕
等待午夜敲响的钟声
这钟声,似远似近
像空山传过的
梵音

萧相诗会

春联抒情诗

章仙踪

自记事起,我家的春联就是我大哥和一位叫炎生的堂兄包打天下,书写对联那几天,家里的板凳上、风车上、石磨上,到处都晾着墨水未干的对联,墨水的味道四处飘逸,和擂糍粑、煮豆筋、蒸甜酒的糯米饭的气味融为一体,年味浓浓的。

有一年过小年写对联,炎生哥一边写字,一边对着在一旁帮助拉纸抬纸的我说,明年叫你来写对子算了。其时我才读小学二三年级,认字不多,从未提起毛笔写过字,想到明年能登场写“对子”,心里着实高兴了好一阵。

一晃到了又一个过小年。起个早床,赶到炎生哥家里,他正在和大哥裁纸、用钢笔打草稿、拿毛笔龙飞凤舞地写春联。我趋上前,默默帮助拉纸、抬纸,以期望的眼神不时看看二位兄长,他俩居然没有一个说起要我写字的事。老实巴交加几分胆怯,终于我也未敢主动吱声要求写春联。大人的一个空头许诺倒不一定伤透小孩的心,但每到春节前写春联了,就会记忆起这个事来,少年的烙印真是有蛮深。

若干年后,我当了小学教师,后来又从村小调到县一中工作。字写得普通,但文化水平比较高了,写前前后后几户本家的春联,早已成了我的分内事。

要论最隆重最出圈的事,是某一年我家的“春联集会”。我亲兄弟五个,个个已是村里知名的文化人,每个人想了一副表达各自成家立业、奋发有为新年愿景的七字对联,然后各自书写好,以年龄大小顺序,依次把五副春联张贴在大门口的泥墙上,顶上加一个巨大的横披,乍一看起来,简直有点像现在政府大院门口常见的“多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气势,成为当地当时引以为傲的一景。

最近几年,吾家有女初长成。她提前接续了我写春联的“基因”,一年一年,在长沙小家的春联,由她承包下来。前年小女出的对联是“但见岁辞云犹远,不知山高月更阔”,一句化古人的诗句,一句是自己思考了对仗上去,蛮有新意,比我过去作的所有春联都好。

古人有《送灶》诗云,“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这是封建社会文人的悲凉。文章千古事,让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好文章值钱,让优秀文化更可宝贵,广泛流传,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发扬。我认为这也包括一年一次,手写一副工工整整的春联。

这样一年年书写,一年年积累与体验,又何尝不是写下了一首首人生旅途中的小巧的抒情诗呢!

年,是期盼

李武

隔着口罩,我跟他问了一声新年好,此时,我们站在街头的一隅,地上全是玫红色的鞭炮屑,隐约有人声和电视嘈杂的声传过来,我正与很多人擦肩而过。

难得南方又落起了雪,有点小,在地面无法堆积起来,终归还是落了。南方的雪总是落得羞羞答答。我问他今年过得如何,好像年终都会问一句这样的话,他说还是老样子,口罩也掩饰不了脸上的那种无奈。他抬头看天空飘下来的雪,很小,但也纷纷扬扬,一场雪落下来,紧接着的就是年来了。他想起自己孩提年代,大雪封山的情景:万籁俱寂,只有雪簌簌落下的细碎的声音,窗户里的灯被一阵风吹得东倒西歪,上面结了灯花也来不及去挑,灯下正准备着过年的一些东西:玉兰片、油豆腐、肉丸子……这些都是正月用来招待亲戚的。想到这些,他不禁咽了下口水,还是儿时的东西最好吃。

三年了,他又站在陌生又熟悉的街头,这座小城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外环线和郊区的拉通的那几条路,方向感本来不好的他,不得不利用导航来分辨方向。三年,他熟悉了那个本不熟悉的城市的角角落落,像一只猫蜷缩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每天不分白天黑夜轮流着在车床边,滋滋的声音刺激耳膜,如今都在耳朵里回响。下班的路上,一个人行走在不属于他的城市,路灯下的身影便显得尤为孤单,寒风中,他捋了一下自己凌乱的头发,用手掌抚了一把自己疲惫的脸,就又是凌晨了。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忱,这种付出,是对生存的付出,是对整个家的付出。想两个孩子的时候,就会立即跟他们打视频电话,他看到视频里刚上初中的儿子,个子噌噌往上长,早已高出了他一个头,看着刚上一年级的女儿没有门牙,他总是问女儿牙齿是不是被老鼠偷走了。跟两个孩子视频完,妻子此时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刷碗,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了几下从女儿手里接过手机,看着忙碌着的妻子,脸上的笑就立即绽放开了,妻子也停下了手里正在做的事,彼此嘘寒问暖了一番后,妻子跟他说了两个孩子年后开学的费用和最近几个人情花销,听完后他说没事,刚好昨天发了工资,且这个月工资高点,等下就转到你银行卡里。妻子听完后要求他自己也要留点钱在身上,不要太苦了自己。

挂断电话后,外面正被热闹的爆竹声炸响。他这才记起,已是大年三十了,他很奇怪两个孩子怎么没跟他提过年这回事,屈指算来,这已是第三个在外地的年了。每一年都有过回去的想法,一想往返路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家,有时装在心里也好,家,成了他每天的动力,每次翻看手机相册里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所有疲惫全消。窗外已阑珊灯火,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就是几年,每次不远处呼啸着过去的火车,都会在内心引起不小的波澜。

他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距离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匍匐喘息,霓虹灯闪烁的街巷,他一眼就看到了新年的气息,他这才想起是大年三十,走到超市门口,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除头发白了一些外,收拾一下看上去还是年轻的。超市里循环播放着那首过年的音乐,他为自己挑选了一套近200元的衣服,选衣服的时候,他才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没买过新衣服,又选了一些饺子和水果,拎着回家的路上,看到几个孩子点着冷光烟花在街边玩,年的气氛一下就来了。

想着回来的头几天晚上都失眠了,他想着看到两个孩子时候的情景,想着看到自己真正的家的情景,他没有跟家里任何人讲他会回家,如今他回来了,回到他熟悉的城市。当他轻轻敲开家里的门的时候,儿子把门打开,很大声地喊爸爸,紧接着女儿马上跑着过来撞进他的怀里,系着围裙的妻子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她的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用手抚摸了一把丈夫的脸,不知道是喜极而泣还是怎么,眼泪一下就簌簌地往下掉,他迅速抹去她脸上的眼泪,说过年了,我们都应该要高高兴兴的,妻子连连点头,多年操持家里的疲倦烟消云散,似乎他也一下忘记了在外面奔波的那些年月。家里,电视机里春晚节目正在预热,厨房里也热气腾腾……

年,是一家团圆;年,是期盼。